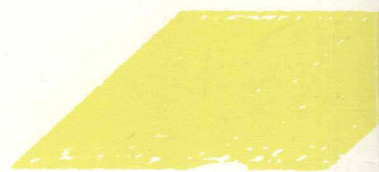


尚
未
塵
封
的
過
往

Teresa Buczek

韓秀

著



尚
未
塵
封
的
過

Teresa Buczacki

韓
秀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尚未塵封的過往 / 韓秀著. -- 初版. -- 臺北市: 允晨文化, 2016.01

面: 公分. -- (當代名家; 70)

ISBN 978-986-5794-51-4(平裝)

1. 韓秀 2. 回憶錄

785.28

104027259

當代名家 70

尚未塵封的過往

作者：韓秀

發行人：廖志峰

執行編輯：楊家興

美術編輯：劉寶榮

法律顧問：邱賢德律師

出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網址：<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ycwh1982@gmail.com

服務電話：(02)2507-2606

傳真專線：(02)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印刷：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2016年1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 350 元

ISBN：978-986-5794-51-4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目錄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自序
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	一九九六年之二	一九九六年之一	一九九五年	一九九三年	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〇年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	一九八七年	艱難的跋涉
137	125	113	097	079	066	055	035	023	011	003

	11	一九九七年
	12	一九九八年之一
	13	一九九八年之二
	14	世紀交替
	15	二〇〇一年
	16	二〇〇二～二〇〇八年
17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錄一	頌夏賞秋，嘆春惜冬	3 0 7
	——評析《靜靜的紅河》／夏志清	
附錄二	母女連心忍痛楚	3 3 3
	——琦君回憶錄評賞／夏志清	
附錄三	驚奇於世界的美與醜／韓秀	3 6 3
感謝		3 7 3

尚
未
塵
封
的
過

Teresa Bucacki

韓
秀

著

自序 艱難的跋涉

從未有過這樣的經驗，在一本書的一稿與二稿之間，竟然加進了一本不同領域的新書撰寫工程。

事情的緣起是二〇一三年，為短篇小說集《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寫一篇序文。沒有想到，從堆積如山的資料當中，精簡又精簡得到的這篇序文有三萬多字。不能再簡短些，卻是辦不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些人、那些事正是這一組短篇小說的背景音樂，半點騰挪不動。編者會覺得太長啊！我自己試圖說服自己。另外一個聲音卻在提醒我，還沒有問過，怎麼知道編者不喜歡？於是請教允晨出版社發行人廖志峰先生。他根本不嫌長，而且好像還有些意猶未盡，竟然跟我說，文林往事自然

是越詳盡越好啊！知情人不寫，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是就只有塵封一途了嗎？聽他這樣說，我倒是鼓起了勇氣，就來寫寫這不甘被塵封的往事好了。

二〇一四年二月，《長日將盡》順利出版。自台北國際書展返回美國，回到自己的書房，就準備搬出資料來細作研究，準備開工了。忽然之間，明白事情比我估計得複雜得多。上面說到的三萬多字的序文，將時間鎖定在八十年代，現在要寫的文林往事卻不只是八十年代，它們將一直鋪展到當下，跨越的時間足有三十年。

好在，我從來不隨便地丟棄有價值的資料，無論是書籍、剪報、信夾、日記本、筆記本都保存著。在我們全家從一個國家搬到另外一個國家的十七次大搬家的過程中，我的丈夫 Jeff 和我們的兒子 Andrew 面對著家庭裡這一份最為沉重而且越來越沉重的資產，從來沒有半句怨言。他們知道，這一切是我置放心神最重要的所在，雖然也是他們兩人永遠無法真正了解的區域，必須或空運或登船，安全地送往下一站。我永遠記得，七歲的 Andrew 用他的小手把筆記本按大小排列，把信夾裡滑出來的紙張重新擺放整齊的時候，我有點不忍心，這些用手寫的文字他連一個字也不認識。他卻很開心地跟我說，「很好看的字，好像神秘的符號，它們把你帶到另外一個世界」。

這話確實是對的，在十個月的時間裡，並不需要翻箱倒櫃，一些文章、一些書

籍、一些信件已經幫助我順利地開啟記憶、核實記憶、還原當時當地的情境。因此，尚稱順利，一稿在二〇一四年底完成。稿子寫完了，我卻沒有鬆一口氣的感覺，可以這麼說，自己有著些許的悵然若失，覺得，翻查資料的工程不夠徹底。

靜夜裡，我稍稍開啟幾個長時間未曾碰觸的資料袋，裡面的內容撲面而來，帶來震動、帶來傷痛、帶來憤怒；帶來不願、不敢、不能碰觸的部份記憶。

我多麼期待，這份文稿能夠更簡潔、更清爽，但又更豐滿、更扎實。心裡掙扎不已，很不平靜。

廖志峰先生在這個時候，用一句話讓我穩住了恍惚的心神，他說，他可以等。為了一本值得等的書，他可以等。

我卻需要時間聚集勇氣和力量。在二〇一五年，我把中文資料放回一個又一個紙箱，堆放在書房一角，搬出了幾十本有關荷蘭大畫家林布蘭特的專書，開始了另外一個早已應允的工程。寫一本書，關於林布蘭特的生平與創作，關於十七世紀的荷蘭以及荷蘭畫派。三百多年來，無數藝術家已經寫了許多。但是，當我遊走在畫廊裡，面對林布蘭特作品的時候，當我打開這些英文、荷蘭文、中文的專書，走在林布蘭特的人生旅途上的時候，卻發現了無數的謬誤。或是因為當年第一手資料的匱乏、或是

因為故意的掩蓋、或是因為書寫者個人的想像與杜撰、或只是因為沒有做足夠的橫向比對、或只是簡單的疏忽；幾十本專書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都有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林布蘭特的人生境遇並未有準確而翔實的說明，其作品的完成年代、蹤跡、下落也都有不準確的地方，值得認真探究。

探究的過程充滿驚奇與驚喜。我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做功課的時候，眼睛的餘光會落在那些堆放在書房角落的紙箱上面，裡面是三十多年來積攢的華文文林往事的影子。在一個雨夜，在有關林布蘭特的書快要收尾的時候，我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三百年以後，人們如何尋找這許多人的生命軌跡，我能不能為他們提供一個小小的參照物，一個真實的、比較可靠的參照物？

新書繳往台北的編輯部。我一面把有關林布蘭特的書籍裝進一個大箱子，一面絮絮叨叨向大師道歉，我得挪動地方，將資料鋪開，來完成另外一本書了……。

Jeff 適時出現，他跟我說，林布蘭特是我們全家人的朋友，他的畫冊之類都應當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我望著書房裡鋪天蓋地的書籍、紙張，滿心絕望，這七百多方英尺的空間已經被我利用到這般地步，我能怎麼辦呢？Jeff 胸有成竹：「你需要一點技術支援，比方說，在書房裡再建一面書牆。將小儲物間裡塞滿頂天立地的書架，

將一些參考書分門別類置放其中，減輕書房的壓力。把紙箱丟掉，換成透明的塑膠箱子，讓裡面的內容一目了然……。」

設計師善解人意，施工的師傅準確無誤地將這技術支援完成得盡善盡美。

終於，書房的地面被清理出來了，放置了一張巨大的方桌，資料被平放在桌上。我們丟掉了最後一隻搬家公司使用的紙箱，這些紙箱在我們家裡已經停留了十六年的時光。

三十一年以前發生過的一件事情，在二十七年以前曾經起到關鍵的作用，但是整個過程卻消失在我的一個資料袋裡，發黃的厚紙片被拿到放大鏡下面，我似乎聽到了紙張發出的嘆息……。某一位師長的一封特別的函件不在他個人的信夾內，反而保存在一件他曾經關注過的事件的專屬資料袋裡……。這是可能的嗎？我竟然是那個在其間提出建言的人嗎？我自己的筆跡，白紙黑字，不容置疑……。Jet，這份文本是英文的，上面有修改的痕跡，是你的字，對吧？Jet，睜大眼睛，是我的筆跡，沒有錯，一九八四年，我的天，這件事真的是我做的……。一件很好的事，我拍拍他的手背。

眼淚與歡笑、激辯與沉思、希望與絕望、困惑與無奈交織在無盡的關切與緬懷

中。我奮力跋涉，一步步走回事件的出發點，一層層，揭開許多人物投射下來的影子，力圖重現一段不忍讓其塵封的時光。

目錄

自序	艱難的跋涉	0
01	一九八七年	0
02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	1
03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1
04	一九九〇年	3
05	一九九一年	5
06	一九九三年	6
07	一九九五年	7
08	一九九六年之一	9
09	一九九六年之二	9
10	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	3

	11	1	5	9
	12	1	7	9
	13	1	9	1
	14	2	0	1
	15	2	2	5
	16	2	5	3
	17	2	8	1
附錄一	頌夏賞秋，嘆春惜冬	3	0	7
	——評析《靜靜的紅河》／夏志清			
附錄二	母女連心忍痛楚	3	3	3
	——琦君回憶錄評賞／夏志清			
附錄三	驚奇於世界的美與醜／韓秀	3	6	3
感謝		3	7	3

—01— 九八七年

初次捧讀《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書中的內容，曾經與沈從文伯伯、兆和姨，以及祖光先生等等許多的長輩與朋友充分地討論過。當然，關於正文內容以及兩篇極有份量的附錄（一九五八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學）、《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大家自然是深深感覺到夏志清先生的敏銳與獨特的。但是，我感覺書中這篇〈自序〉最是觸動大陸作家的內心。夏先生細說從頭，講到五十年代初韓戰期間曾經為美國軍人編寫《中國手冊》，他寫了〈文學〉、〈思想〉、〈中共大眾傳播〉三大章，〈禮節〉、〈幽默〉二小章，也參與了一些其他篇章的寫作，其中包括人文地理的部份。自序中有這樣的一段話，「五十年代後期《時代》週刊刊印了一個中國特輯（該期人物封面是毛澤東），居然也報導中國各地區的風俗人情。那晚

我翻閱這個特輯，看到上海人如何如何，北平人、山東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根據我撰寫的材料，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時代》週刊，從來沒有這樣得意過。」夏先生笑聲琅琅，有著豐富的內涵，其中之一自然是因為當初這個部份沒有什麼參考資料，「只好憑我的常識和偏見去瞎寫」。大陸作家們看到這裡也大笑，笑到眼淚都流了出來，原因卻是不同的。他們看到了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的夏先生，一位遠在大洋彼岸的學者，對大陸文化人的處境知之甚詳，同情有加，英文棒到《時代》週刊一字不動地轉載，而且，他可以那樣的得意。「得意」這個詞，大陸作家們是絕對不會用在自己身上的。他們的笑裡飽含了羨慕，羨慕著夏先生有向學的自由、思考與寫作的自由，也有出版的自由。因之，大陸作家們的歡笑終至化為淚水。他們珍惜夏先生的鴻文巨製，他們更珍惜夏先生有條件保持一位獨立文化人的真性情。那是他們夢寐以求卻至今也辦不到的。

真的面對面認識夏公這位傳奇人物，卻是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的事情。那一天，台北《聯合報副刊》的小說家蘇偉貞與她的先生張德模來到紐約，約了我到皇后區法拉盛去。那時候，我剛剛從康州返回曼哈頓，身心俱疲，一臉憔悴。但是，那一天的約會卻是非常的要緊，與來自台灣的偉貞夫婦是頭一次見面，與同住紐約的夏公、鼎